

# 江海相连：合浦港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

(代序)

历经 60 年的合浦汉墓发掘以及自 2002 年以来展开的大浪汉城址和草鞋村汉城址发掘，不仅出土了众多珍贵的文物，还发现了居址、码头之类的重要遗存，更为难得的是从中提供了大量反映汉代合浦港的历史信息。作为近 20 年来合浦汉墓、汉城址发掘工作领队，熊昭明在历年田野考古的基础上，对这批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观察与思考。现在，他将其主要的学术资料和重要的学术观点凝集成这本《汉代合浦港的考古学研究》。昭明特嘱我为之作序，我非常乐意的。

众所周知，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最早的始发港之一，这不但在《汉书·地理志》中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得到了考古实物的印证。合浦借紧邻东南亚、江海相连等自然地理之便，很早就开始了海外交往，至汉武帝时，更是正式开通一条从这里出发的官方远洋航线。航线始自合浦郡的徐闻、合浦两港，经由马来半岛，抵达今印度和斯里兰卡。之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合浦都是两广进入交州的枢纽之地，中原入交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大都以合浦为中转站。历年合浦港的考古发现，最为引人瞩目之处，自然是汉墓出土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若干文物，尤其以各种精美的珠饰、玻璃器、波斯陶等，最具浓郁的外域特色。两城址的发现也很重要。城址不但揭示了合浦汉代聚落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与墓葬群一起，还可对汉代合浦社会做出初步复原，且早期的港口往往与城连为一体，因而对于推进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

昭明为了系统、全面的研究合浦汉墓出土的这批考古资料，做了许多前期积累。除按照考古学的通则以考古报告、简报的形式尽可能客观、详细地公布考古材料之外，他还通过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李青会博士之间的合作，对合浦汉墓中出土的珠饰进行了测试分析。这项工作不是用所谓“科技考古”来装点门面，而是考古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之间形成的真正密切的合作：昭明选取珠饰样品供李青会做成分测定之后，一同根据出土背景进行考古学综合分析，探寻其源流，形成他们 2011 年合作出版的《广西出土汉代玻璃器的考古学与科技研究》一书以及其后发表的多篇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论文。这些形形色色的珠子，既有直接从外域传入，也存在不同地区仿制的，不同的原料、工艺和烧制方式与考古学类型学的分析珠联璧合，确实让人透过这些“蕞尔小物”看到了当时人类文明交往的“大千世界”。

昭明并不满足于他既有的研究成果，一直把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线性文化遗产，置于时空背景更为宏大的中西海路交往中探究。为此，他和四川大学吕红亮、赵德云等青年学者合作，着手收集、翻译同一时期东南亚、南亚地区历年来发表的重要考古资料，将其与合浦汉墓出土文物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和文化交流。昭明还注意到，

合浦汉墓出土文物所反映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虽与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密切相关，但以汉文化为主体，还与同时期两广、两湖、江浙、西南等地区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程度不等的联系，甚至影响到合浦与内陆地区陆上交通的若干方面，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原因，是统一的汉帝国背景之下各个区域文明之间文化往来更加频繁、文化交流更为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在逐渐形成的重要的考古学标志之一。他所提出的一些观点，都有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所进行的推论言之有物，持之有理，令人信服，既体现出考古工作者严谨、认真、客观、科学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也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历史功底。

带着长期田野考古实践的问题关注，也带着不懈追求的学术理想，昭明给自己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他从中山大学考古专业本科毕业之后，经过在广西考古工作的多年历练，已经成为一位在我国考古工作战线稳健、成熟的学术骨干，获得了多项荣誉，按时下的某些标准而言，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但是，某一天他决定报考四川大学考古学我的博士研究生，这让我多少感到有些意外。我曾有好几位在职博士生在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最终选择了放弃攻读。所以，我慎重的告诫他，这条路看似坦途，实则难走。他虽表态不多，但却意志坚定，连续两年复习迎考，最后进入到四川大学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和其他同学相比，他的年岁稍长，但却充满智慧和幽默感，很快和大家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还给师弟师妹们提供了许多学业上的帮助。最为令我惊喜的是，他完全按照学校的规定，三年修完了全部课程，发表了多篇高质量文章，最后撰写出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博士学位论文，并且顺利通过了答辩，是我所指导的在职攻博学生当中，为数极少的几位如期获得学位者之一。

但他成长的脚步似乎从未停留。离开川大之后，他又继续推进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研究，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更为充实和丰富了合浦港的研究资料，从总体上进行了更多的梳理和拓展，将该研究置放于“一带一路”这个当前重大的语境下加以思考和理解，形成今天这部学术专著奉献于社会。可以肯定，我们从这部著作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昭明学术思路的发展、学术视野的开阔和学术理念的形，已经超越了对考古学对象静态的物质性的观察层面，而渐入对其背后人与社会、物质与文明、考古学与思想史等诸多层面的思考境界。当然，这并非说他的这些观点和认识都已成定谳，而是对于这种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路径和价值取向，我是表示赞成和鼓励的。

在昭明的这部新作即将付梓之际，写下上面的这些话，也算是我的一点衷心的祝贺之辞。其实我知道，他脚下的路还很长，或许还会有许多艰难和困扰，但我也坚信，他不会停下他的脚步，因为考古的路，充满未知，却正因为如此，更富有魅力，在江河与海洋之间，连接一片无限广阔的天地……

霍 巍

2018年4月27日写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